

# 刘炳森在亚新迎春书画笔会

龚 荣

北京房山迎春书画笔会，于癸酉年二月，在亚新公司隆重举行。这次书画笔会，可以说是盛况空前。

首先是名家荟萃。请来了：原中国书协副主席刘炳森先生，我国著名书画家陈大章教授，原北京书协秘书长苏适先生，还有徐柏涛、兰玉崧、袁其微、卜希昉、吴未淳、权希军、谷溪和严晓明等二十位书画名家，欢聚一堂，一展风采。

其次是规模宏大。笔会设在房山区亚新公司办公大楼四层大会议厅。在近800平方米的大厅内，每人配备一张2.4×1.2米的大写字台，长方形布列，既独立成篇，又浑然一体。这，彰显出策划者的宏伟气度和博大胸怀，绝非小家碧玉可以比拟的。在热烈而简要地座谈之后，书画大家们就轻舒宣纸、驰骋纵横、凤舞龙飞了。

权希军先生的行草，宽博舒朗、沉稳雄健、纵横合度、洞达奇逸，具有很深的造诣，一派大家风范。苏适先生的书法，干净利索、娴熟快捷、险而不怪、润而不肥、气韵通达、骨舒意适，如行云流水一般，堪称“京城第一秀”。在这次笔会中，徐柏涛先生，应该是最长者，他生于1916年。柏涛先生一生视艺术为生命，积极探索、继承、创新，将大篆小篆融于一体的“柏涛篆隶”别具一格，匠心独运，苍劲连绵，奔放自如，在古朴中求新意，给人以奋然向上的神韵和时代感。

著名国画家陈大章教授，先是画了几幅牡丹图，最后画的是八尺整张的黄山俯瞰图。只见陈老先生一会儿是巨毫皴擦，一会儿是宽刷狂涂，一会儿又是浓淡色彩飞点，好像是不加思索，无拘无束地在那里随意舞动，在与炳森先生谈笑风生之间，奇石、苍松、云雾一一飞跃纸间，尤其是那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仿佛能听到哗啦啦飘落的声音，让现场的领导和书画爱好者大开眼界、大长知识、收益良多。当大章教授签完款并加盖完最后一枚名章时，现场观众不约而同地响起了清脆的掌声。

在潇洒挥毫，一展风采的诸书画大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为刘炳森先生了。这其中的原因，以笔者看来大概有四点：这一，炳森先生身材魁梧，往那一站十分出众；这二，炳森先生说话和气、平易近人。当时炳森先生身居要职，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书协副主席。职务虽高，可一点儿大领导的架子都没有；这三，在炳森先生的笔下，既有行书，也有“刘体隶书”，还有令人拍手称绝的“刘体楷书”。炳森先生用笔圆实流畅，

结体纵横自如，构图意境高远。

“刘体隶书”，雄健端伟、匀亭飘逸。既有张迁之古拙，也有曹全之秀丽；既有华山之雄放，也有礼器之典雅，更有石门之飞动。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在当代中国书坛独树一帜，业内的大书家及书法理论家们一致认为，炳森先生是当代“隶出第一人”。

在笔会中，当听说老孙率领厂级干部一班人和众多训练有素的中层干部队伍，发扬开拓进取的精神，每临大事有静气，仍然能坚持数年创造粘土砖生产的稳产、高产，久居全国同行之首、亚洲第一，并出口好几个国家和地区，超额完成上交给国家的利润，使一个建厂40年的老企业重新焕发了青春时，炳森先生十分兴奋，欣然命笔、饱蘸香墨，为老孙题写了“深思断行”四个“刘体隶书”大字。苍劲有力、含义深刻，更令人钦佩的是在落款时还特别注明“奎春仁兄补壁”的字样，如此谦虚的书风艺德，赢得在场的书画爱好者及所有领导拍手称赞与好评。

中国书协原副主席 全国政协常委刘炳森先生

奎春仁兄补壁  
刘炳森

行断思深

在炳森先生潇洒挥毫的过程中，人们真切地领悟到了大书家那种“心手双畅”的顶级神韵

与风采。

笔会是书家展示自己功底的黄金领地，写行书、草书、隶书乃至古籀，应该说是潮流与时尚，不足为奇，而敢于在大厅广众之中飙楷书，那是极为少见的，书家若不具备深厚的楷书功底，断不敢为之。在这次笔会上，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刘体楷书”是如何炼出来的。说炳森先生是当今书界巨擘，书坛泰斗，当不为过也。

这原因之四，是炳森先生十分健谈且学识渊博。笔会的自始至终，炳森先生一直是谈笑风生且妙语连珠，诙谐、幽默、风趣，显示了极高的学养。

谈话含概的内容很多，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话题。炳森与兰老（玉崧）谈得最多的是书法技法与技巧问题。兰老虽为音乐理论家，可作书正统、迅捷，每写完一幅字之后，都不失时机地凑过来和炳森聊上几句。炳森与大章是临桌。他们谈得最多的是书画圈内趣闻轶事，使大家耳目一新、笑声不断。炳森和孙总（奎春），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缘，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战友一样。他们曾谈到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曾谈到企业的“两个文明建设”，而谈得最多的则是如何做人的问题。话题虽多，可炳森先生与孙总观点惊人地一致，令人翘手称绝，此可谓“酒逢知己”，恨相见时晚那！

此外，炳森先生还不泛幽默，风趣地调侃道，曾有人出于好意批评我“刘炳森就差厕所没写了”，其实他不了解情况，“我还真写过厕所”。“前几年有人为了寒碜我，让我给写‘厕所’二字。你如果不写，他骂你架子大。你写了，他却到处挖苦你。”说完之后，炳森先生嘿儿嘿儿一乐了之。

炳森先生对市面上的假字深恶痛绝，很是无奈地说：“如果牌匾字迹标准一些还可以，实际上连‘刘炳森’三个字都不像，的确影响城市文明。”

亚新公司书画爱好者们，个个兴致勃勃，蜂拥而至地围拢在炳森先生周围，认真聆听其谈书论道及阔议人生。大家一致表示，大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受益匪浅。



提到了天津那位赫赫有名的所谓农民企业家重金买字一事。炳森先生讲道为一次，这位不可一世的农民企业家派秘书找到我，说他们首长想让我给写一幅字。接着就让我开个价，那意思十分明确，他们大首长有的是钱，要多少给多少。炳森先生微微一笑，风趣地说：“钱，人人欲得之，可我不愿意给你写，你出多少钱，我都不给你写！”炳森先生十分谦虚，没有一句哗众取宠之辞，而他那种重人格，不重金钱的高尚品德与情操，赢得了现场诸公，包括所有参与笔会书画大家们的一致赞赏和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那天，炳森先生还特别提到了天津那位赫赫有名的所谓农民企业家重金买字一事。炳森先生讲道为一次，这位不可一世的农民企业家派秘书找到我，说他们首长想让我给写一幅字。接着就让我开个价，那意思十分明确，他们大首长有的是钱，要多少给多少。炳森先生微微一笑，风趣地说：“钱，人人欲得之，可我不愿意给你写，你出多少钱，我都不给你写！”炳森先生十分谦虚，没有一句哗众取宠之辞，而他那种重人格，不重金钱的高尚品德与情操，赢得了现场诸公，包括所有参与笔会书画大家们的一致赞赏和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笔者当时就站在炳森先生身旁，亲耳聆听，千真万确，至今记忆犹新。

龚荣：原北京市窦店砖瓦厂党委宣传部长